

路遥，我的精神导师

张彦妮

1

放羊的时候，我写起了诗歌。

那时我十五六岁，常常穿着破了的羊皮袄，腋下揣着缺了封皮的诗集，在山旮旯里，对着纷纷扬扬的雪花，激情澎湃地朗诵。初中尚未毕业、涉世不深，但“处女诗”里却充满了对人世、命运的慨叹。在家里几近断炊的情况下，我的那些密密麻麻的诗句虽不能换来一个干粮馍，可我依然痴心不改，不舍不弃地躬耕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文学田地里。

开始我不知道投稿，只是点灯熬油地写，后来在一个老师的指导下，把自己认为能感天动地的诗文都投了出去，结果，除了泥牛入海之外，我收到了几封皱巴巴的退稿。但我并不气馁，仍旧一边放羊一边写诗，样子清高得就像“竹林七贤”里的嵇康。

这样的状态维持了两年，直到我发表了第一首诗歌。那时我雀跃着，在掉落墙皮的陋室里大喊大叫，并热泪盈眶地告诉婆姨：“咱们要苦尽甘来了！”——然而，我只领到了七块钱的稿费。

俨然被浇了一瓢凉水，文学以它神圣的鞭子，抽打了我耽于幻想的神经。自此，我再也不敢年少轻狂，有米没面地在人前提及自己的爱好。离开羊群，我又去深山老林里务工。在精神的沙漠，我一肩能扛二百斤水泥，两手能抱牛头大的石块。吃着粗糙的食物、领着卑微的工薪，枕头下却仍有一本《复活》在垫着。明知道文字并不能改变什么，依旧放不下、依旧虔诚、依旧神情悲壮……

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了路遥的《人生》。

2

当时我在内蒙古的吉兰泰盐场捞盐，炎热的伏天里，我常常累得直流鼻血。晚上还得不到充足的睡眠，总有臭虫与蚊子趁机偷袭，让我不得不半夜起来疲惫应战。

那时我就想，自己的未来也就这样了，估计与“打牛后半截”的父辈不相上下。我逃脱不了“土里刨食”的命运，谁都不能顶替自己去受苦，文字更不能。在明晃晃的烈日与刺目的盐湖里，我的腰身弯成一张弓，空洞的双眼被汗水遮起来，内心只剩下挣扎与茫然。

某日我们发了工资，几个年轻人相约去电影院看电影。开始我并不知道当天演什么，当银幕上出现《人生》两个鲜红的大字时，我的心忽然一激灵，感觉日趋麻木的神经似被电击一般。所有的场景我都熟悉，所有的情节仿佛都为我设置，在偌大的电影院里，我只觉羞愧难当，几度泪流满面，心灵受到极大震撼。

一场电影，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。“人生共一世，谁能无行役。”于是，我暗暗告诫自己振作起来，不再埋怨命运的不公，不再为写诗而写诗，转而伏下身子，去仔细观察和体味身边的人事，认真挖掘底层者身上的亮点。我摒弃先前无病呻吟、凑字数的毛病，老老实实将那些感动自己的人事巧妙呈现出来，结果，没过多久，我发表的文字反而多了起来。

自此以后，路遥的名字便刻进了我的脑海，每遇他的作品，我即像饥饿的人遇到了美食。他那关注现实的勇气、朴实无华的语言、入木三分的社会洞察以及对人性细腻入微的描绘，总让我心生敬畏、膜拜不已。每每

掩卷，我都要感叹：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在路遥笔下却显得如此感人？为什么经典作品都是“添一字过长，减一字过少”？

渐渐地，我看书不再图热闹，不再被一些花里胡哨的“炫技”所迷惑，而是品读文字背后隐藏的深意，关注他人容易忽略的细节，琢磨作家写作的本意和深邃的思想，借人之长补己之短。我也不再只关心个人得失，脱离小圈子，开始站在他人的立场上，理解和容忍对方的自私与傲慢。尽管我做不到豁达与通透，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，即使自己成为村里最穷的后生，我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。我的物质生活是贫瘠的，但是，我的精神生活却日渐充实和丰富起来。除了维持家庭的基本生存状态，在最简陋的菜板前，我精心构思和创作自己的作品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打磨——终于，在我四十五岁之前，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3

路遥出身平凡，却从不甘平庸，他骨子里带着与世抗争的倔强与坚定。他看上去不善言辞，内心却极为敏感和丰富。他常穿着朴素的衣服，背一个帆布挎包，深入田间地头，甚至在几千米深的煤窑里与普通矿工一道挖煤，以了解掌握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。他的这种不畏艰险、深入一线、身体力行的做事方式，打破了我之前想入非非不切实际的思维模式，我写东西再不敢云里雾里模棱两可，再不敢靠想象或是“想当然”的心态轻易下结论，一定要等弄清事情的原委后再谨慎下笔。

他犹如我的精神导师，虽未曾谋面，也从未有过交集，但是，他倔强而执着的性格、朴素而诚恳的文字，却无形中教会我无论遭受怎样的挫折与创伤，都能昂着头去面对。他心地善良、宽厚，对于苦难有着深切的体

会和感悟，但他把苦难看作是生活本身的馈赠，从不因此怨天尤人、自暴自弃。这种“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丈夫气概，教我在最糟糕的处境里，仍能保持不卑不亢的心态，默默提升自己的勇气、锻炼自己的魄力，不轻易被他人的评价所左右。他“像牛一样劳动，像土地一样奉献”的精神，以及对土地和人民的热爱，更是影响着我的写作和做人。有时若遇到创作瓶颈或是生活的坎坷时，我都会在他的作品中寻找慰藉，以此给自己打气，从而摆脱困扰。

路遥对写作的态度更是令我敬佩。他“苦行僧式的”、“殉道式的”写作方式，常常让我眼含热泪、感到心疼。他有时整天不出门，不吃不睡，沉浸在小说的情节中。为了写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他在六年当中，集中阅读了近百部国内外的重要长篇小说，翻阅了大量报刊的合订本，奔波在乡村城镇、工矿企业、学校机关、集贸市场，了解上至省委书记、下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情况，熟悉作品所涉及的地域内的四季作物等生活细节，终于，在他几乎牺牲了全部的个人生活，与整个文坛彻底隔绝六年之后，他完成了自己的传世之作！

一百万字，字字泣血，句句戳心。三十余年来，无论在图书馆，还是在书店，无论在朋友的书架还是在火车上，我都能清晰看到《平凡的世界》的影子。这部历经波折的作品，已成为普通劳动者的枕边书，成为他们励志的宝典、精神的寄托。千千万万的生命因《平凡的世界》的存在而变得不同，千千万万怀揣着改变命运和梦想的青年人，他们的人生也因这部巨著和路遥而被照亮。

尽管我还需在寒冷的冬日，坐着蹦蹦车或卡车，去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修公路、修铁路、打硝、挖矿石，甚至钻煤窑，可因为路遥，我竟不再感到孤单，不再觉得人生虚空、前途渺茫。他的作品大都传递了正能量，似乎已为所有普通劳动者源源不断地注入了营养，使所有愿意奋斗的人都坚信：每个人的平凡人生其实都深具意义，谁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和尊严。

因为不间断地投稿，我认识了报社的编辑。她得知我的处境后，当即介绍我进城卖报纸。于是，我告别了寒风呼啸的荒漠戈壁，从而开始在高楼大厦的城里谋生。因为勤恳，因为坚持，一两年之后，我便在银川街头租了一家报刊亭，转而成为经营报刊的个体业主。

我一边打理自己的小生意，一边写稿、投稿。几年之后，我的文字居然发表在了《人民日报》《散文选刊》等报刊。有人说我像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孙少平，虽是一个四处漂泊的“揽工汉”，却从未放弃自己的爱好和梦想。在城市的罅隙里，写作让我赢得了失去的尊严，让我在车水马龙的都市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处。二十年下来，虽然我还在为五斗米奔忙，但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：我们不再挤在狭小的出租屋，也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新居；孩子们也跟城里人一样，读书、毕业、工作、安家；我又出了一本新书，还获了几个小奖，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……苦心人，天不负，我的事迹开始被当地媒体关注，经过报道或播出后，一些学校还因为我独特的励志经历，邀请我去给中学生或大学生讲课……

一个农民，一个初中生，何以能在寸土寸金的城市寻到自己的栖身之处？何以能靠一枝秃笔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？不是我自己有多聪慧、有多厉害，而是我遇到了人生当中的“贵人”，遇到了让自己坚持下来的“精神导师”——没有路遥先生的出现，我的人生轨迹将会是另外的样子，我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。虽然他如流星一般，一生只活了四十二岁，但却给世间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。路遥“夸父”般的顽强和坚持精神、“硬汉”般不服输的性格与悲天悯人的情怀，曾激励了无数像我这样的农村青年，使我们无论在底层遭受多大的磨难，都会在贫瘠的环境中顽强求生，坚守自己的梦想。

“业无高卑志当坚，男儿有求安得闲。”人来世间，没有几个是顺风顺水的，只有在荆棘丛生和逆境中求生的人，才会迎风而立、绝地反击。挑战往往与机遇并存。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，每一秒都跳跃着变革的音符，每一刻都见证着历史的更迭。在时代的洪流中，我们只有像路遥先生那样，向上向善、自强不息，在波涛汹涌中以梦为马，不向命运妥协，才会变得越来越勇敢、越来越自信，才会“不负青春、不负韶华”，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灯塔。

——我们可以平凡，但绝对不可以平庸！